

風俗通

一之五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風俗通義序



奚暇齋
讀本記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橫好惡殊心真偽紛爭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竝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散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復

比誼會意爲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
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
鱗訓註說難轉相陵高積如丘山可
謂繁富者矣而至於俗間行語衆所
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
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

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
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
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
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
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
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

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巡狩至于岱宗覲諸侯見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

戶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爲政之要辯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祕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楊雄好之天

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
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
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閔麗也張竦
以爲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予實頑闇
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惟
述作之功故聊光啓之耳昔爲齊王
畫者王問畫孰最難最易曰犬馬最
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
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
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浮淺然賢愚
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爲難矣并綜
事宜於今者孔子稱幸苟有過人必

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漢泰山太
守南頓應劭撰

風俗通義目錄

皇霸卷一

三皇

五帝

三王

五伯

六國

正失卷二

樂正后夔一足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封泰山禪梁父

葉令祠

燕太子丹

孝文帝

東方朔

淮南王安神仙

王陽能鑄黃金

宋均令虎渡江

彭城相袁元服

愆禮卷三

九江太守武陵威

大將軍掾燉煌宜度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

河南尹太守羊翮祖

太原郝子廉

南陽張伯大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

過譽卷四

長沙太守汝南郅惲

司馬潁川韓稜

太原周黨

汝南陳茂

度遼將軍皇甫規

南陽五世公

汝南戴幼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

十反卷五

太尉沛國劉矩叔

陽翟令左馮翊田輝

汝南范滂孟博

東郡太守汝南范茂伯

安平相汝南郅朗伯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

高唐令樂安周糾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

河內太守府廬江周景

河內太守司徒潁川韓演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

宗正南陽劉祖

聘士彭城姜肱

趙相汝南李統

司徒九江朱儁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

聲音卷六

商

角

宮

徵

羽

損

笙

鼓

管

瑟

磬

鐘

祝

琴

空侯

箏

筑

缶

笛

批把

竿

簧

簫

篪

簫

籟

菰

荻

窮通卷七

孔子

孟軻

虞卿

孟嘗君

韓信

韓安國

李廣

大尉沛國劉矩

司徒中山祝恬

司徒潁川韓演

太傅汝南陳蕃

祀典卷八

先農

社神

稷神

靈星

竈神

風伯

雨師

桃梗

葦茭

畫虎

雄雞

殺狗磔邑四門

腰

臘

祖

禊

司命

怪神卷九

世間多有見怪驚怖以自傷者

世間多有惡夢變難必效

城陽景王祠

九江迄道有唐居山名

會稽俗多淫祀

鮑君神

李君神

石賢士神

世間多有亡人魄持其家

世間亡者多有見神

世間多有狗作變怪

世間多有精物

世間多有伐木出血以爲怪者

世間多有蛇作怪者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

山澤卷十

五嶽

四瀆

林

麓

京

陵

丘

墟

阜

培

藪

澤

沈

浦

湖

陂

渠

溝

洫

風俗通義卷一

皇霸

漢 汝南應劭著 嚴于鈇閱

蓋天地剖分萬物萌毓非有典藝之文堅基可據推
當今以覽太古自昭昭而本冥冥乃欲審其事而建
其論董其是非而綜其詳矣言也實爲難哉故易紀
三皇書敘唐虞惟天爲大唯堯則之巍巍其有成功
煥乎其有文章自是以來載籍昭哲然而立談者人
異綴文者家舛斯乃楊朱哭於岐路墨翟悲於練素

者也是以上述三皇下記六國備其終始曰皇霸

三皇

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不違道德立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弘也含弘履中開陰陽布剛上含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禮號諡記說伏羲祝融神農含文嘉記處戲燧人神農伏者別也變也戲者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燧人取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復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遂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爲神農也尚書大傳說遂人爲遂皇伏羲爲戲皇神農爲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農悉地力種穀疏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

謹按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爲網罟以佃以漁伏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採木爲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唯獨敘二皇不及遂人遂人功重於祝融女媧文明大見大傳之義斯近之矣

五帝

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是五帝也

謹按易尚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爲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顓者專也頊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慤也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嚳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

高明也、推行道德、舜者推也、循也、言其循堯緒也、

三王

禮號謚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尚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春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謹按、易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遏劉、耆定武功、由是言之、

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俗儒新生、不能採綜、多其辨論、至於訟閱、大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已王乎、禹者、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也、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論、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雖復更制、不知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僉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亳爲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

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割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爲天下所歸往也

五霸

春秋說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霸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爲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青茅之貢晉文爲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

冠帶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於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請而不正至於三國旣無歎譽一言而繆公受鄭甘言置戎而去違黃髮之計而遇殺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詩黃鳥之所爲作故諡曰繆襄公不度德量力慕名而不綜實六鷁五石先著其異覆軍殘身終爲僂笑莊王僭號自下摩上觀兵京師問鼎輕重恃彊肆忿幾亡宋國易子析骸厥禍亦巨皆無興微繼絕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之伯功或誤後

生豈不暗乎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或曰霸者把也駁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盟也桓公問管仲吾何君也對曰狄困於衛復兵不救須滅乃往存之仁不純爲霸君也蓋三統者天地人之始道之大綱也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道以三興德以五成故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至道不遠三五復反譬若循連環順鼎耳窮則反本終則復始也

六國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於鬼方氏是

謂女漬蓋孕而三年不背啓其左脅三人出焉啓其右脅三人又出焉其六曰季連是爲芊其後有鬻熊子爲文王師成王舉文武勲勞而封熊繹於楚食子男之采其十世稱王懷王佞臣上官子簡斥還忠臣屈原作離騷之賦自投汨羅水因爲張儀所欺客死於秦到王負芻遂爲秦所滅百姓哀之爲之語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自顓頊至負芻六十四世凡千六百一十六載燕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於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爲二伯自陝以西召公

主之當農桑之時重爲所煩勞不舍鄉亭止於棠樹之下聽訟決獄百姓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之所作也九世稱侯八世稱公十世稱王到王喜爲秦所滅燕外迫蠻貊內牽齊晉崎嶇疆國之間最爲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載於姬姓獨後亡非盛德之遺烈豈其然乎 韓之先與周同姓武子事晉獻公封於韓原因以爲姓韓厥因卜者之繇陳成季之功紹趙氏之孤違陳嬰之義爲晉名卿寔天所相

其四代始與趙魏但得列爲諸侯矣王世稱王到王安爲秦所滅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高於畢因以爲姓其裔孫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伐魏滅之以封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以是有衆不亦宜乎其六世稱侯侯之孫稱王到王偃爲秦所滅 趙之先與秦同祖其裔孫曰造父於周穆王爲御驕驪騮耳之乘西謁西王母東滅徐偃王日馳千里帝念其功賜以趙城因

以爲姓子叔帶始生周事晉其後簡子地過於諸侯
權重於晉君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呼鑿扁
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脉治也勿怪昔秦穆
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
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
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
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
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之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
子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有言

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樂與百神
遊於鈞天廣樂於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
心有一熊欲援我射之中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
羆死帝甚嘉之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屬
我翟犬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
十世而亡羸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亦不能有
也董安於受言而藏之以扁鵲之言告簡子賜扁鵲
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
刃當道者曰吾有欲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

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以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子之見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尅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屬我一翟犬曰及汝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其必有代及主

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無幾范中行作亂簡子滅之此熊之効應也簡子卒無卹立是爲襄子智伯攻襄子襄子奔之保晉陽原過從後至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不可見與原過竹三節莫通爲我以是遺趙無恤原過旣至以告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無恤余霍太山陽侯大吏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及滅智氏亦立我三百邑余將使賜若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仇王赤黑龍面

鳥屬鬚眉髭髯大膺大匈脩下而馮上左任介乘奄
有河室至於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
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乃以汾水灌其城
城不沒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張孟談乃
夜出見韓魏韓魏反與合謀而滅智氏共分其地於
是趙北有代南并知山遂祀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
霍太山至武靈王竟胡服騎射辟地千里到王遷信
秦反間之言殺其良將李牧而任趙括遂爲所滅此
童謠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上生毛 陳

完字敬仲陳厲公之子也初懿氏小妻之其繇曰是
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嫫之後將育子姜五世其
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周史有以周易筮
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
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
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厲公爲蔡所滅殺國內亂完奔
子齊齊侯以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
政赦其不閑教訓而免諸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
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詩云翹翹車乘招我

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曰
以火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
禮弗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桓公嘉
之愛敬日新位比高國始食田采姓田氏焉六世田
成殺簡公其三世曰和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祠
太公以下後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列言
於周室其孫曰威王到王建用后勝之計又賓客多
受秦金勸王朝秦不修戰備秦兵平步入臨菑民無
敢格者遷王建於共國人歌之曰松耶栢耶亡建共
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謹按戰國策太史公記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
之地君臣戮力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囊括八荒之
意當是之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
備外恃猛將銳卒因間伺隙略定西河之城南并漢
中西定巴蜀東割膏腴之壤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
會盟而謀不愛尊爵重寶以致天下之士當此之時
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夫四豪者
皆明智而忠信寬厚愛人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

衆其後復有甯越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陳軫召滑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廉頗之屬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攻秦秦人開關延敵六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一矢遺鏃之費而關東已困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及至始皇承六世之遺烈抗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叱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兼帝皇而威四海子時議者恨楚之疏遠屈原魏不用公子無忌故國削以至於亡秦因愚弱之極運震電之蕭條混壹海內爲漢驅除蓋乘天之所壞誰能支之雖阿衡宰政賁育馭戎何益於事且有彊兵良謀雜襲繼踵每輒挫衄亦足以祛蔽啓蒙矣始皇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遂恣睢舊習矯任其私知坑儒燔書以愚其黔首窮奢肆欲力役無饜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由是二世絕祀以成大漢之資高祖踐祚四海又安世宗攘夷境崇演禮學制度文章冠於百王矣

風俗通義卷二

正失

孔子曰衆善焉必察之衆惡焉必察之孟軻云堯舜
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衆口
鑠金積毀消骨久矣其患之也是故樂正后夔有一
足之論晉師已亥渡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聖至明
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
釐差以千里故糾其謬曰正失也

樂正后夔一足

風作通 卷二
俗說夔一足而用精專故能調暢於音樂

謹按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樂正夔一足信乎
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爲樂正始治六律和均五聲以
通八風而天下服重黎又薦能爲音者舜曰夫樂天
地之精得失之節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夔能和
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俗說丁氏家穿井得一人於井中也

謹按呂氏春秋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溉汲於外及自
穿井喜而告之吾穿井得一人傳之聞於宋君公問
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封泰山禪梁父

俗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脩短武帝探
策得十八因讀曰八十其後果用耆長武帝出璽印
石裁有兆朕奉車子侯卽沒其印乃止武帝畏惡亦
殺去之封禪書說黃帝升封泰山於是有龍垂鬚髯
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
獨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拔墮黃帝之弓小臣百姓仰

望黃帝不能復乃抱其弓而號故後世因曰烏號弓
孝武皇帝時齊人公孫卿言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
今歷正值黃帝之日聖主亦當上封則能神仙矣
謹按尚書禮天子巡狩歲二月至於岱宗孔子稱封
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蓋王者受命易姓
改制應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平也所以必於岱
宗者長萬物之宗陰陽交伐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
崇朝而徧天下唯泰山乎封者立石高一丈二赤尅
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名以仁四守

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下無極
人民蕃息天祿永得祭上玄尊而俎生魚壇廣十二
丈高二尺階三等必於其上示增高也尅石紀號著
已績也或曰金泥銀繩印之璽下禪梁父禮祠地主
去事之殺示增廣也禪謂壇墠當有所與也三皇禪
於繹繹明已功成而去德者居之繹繹者無所指斥
也五帝禪於亭亭德不及於皇亭亭名山其身禪予
聖人三王禪於梁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與也
孝武皇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秘書

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加祠兕牛犀象之屬其享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筴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靈其夜有光如流星晝有白雲起封中於是作明堂汶上令諸侯各治邸車駕前後五至祠以元鼎六年告封改爲元封武帝已年四十七矣何緣反更得十八也就若所云明神禍福必有徵應權時倒讀焉能誕招期乎奉車子侯驂乘上下臣不預封事何因操印沒石乃止暴病而死悼惕無已又言武帝與仙人對博碁沒石

中馬蹄迹處于今尚存虛妄若此非一事也予以空僞承乏東嶽忝素六載數聘祈祠咨問長老賢通上泰山者云謂璽處尅石文昧難知也殊無有金篋玉藤探籌之事春秋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見之人斯爲審矣傳曰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其隕落崩薨之日不能咸至百年詩云三后在天論語曰古皆沒太史記黃帝葬於嶠山騎龍升天豈不怪乎烏號弓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烏登其上下垂著地烏適飛去後從撥殺取以爲弓因名烏號耳

葉令祠

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帝怪其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鳬從南飛來因伏伺見鳬舉羅但得一雙易耳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一玉棺於廳事前令臣吏試入終不動搖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夜葬於城東土自成墳縣中牛皆流汗吐舌而人無知者

號葉君祠牧子班錄皆先謁拜吏民祈禱無不如意若有違犯立得禍明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音聲但云葉太史候望在上西門上遂以占星辰省察氣祥言此令卽僊人王喬者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曰公忠於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白公勝作亂子西子期劫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至於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

又遇一人曰何爲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
若見君面是得艾也人知不死其亦無有奮心猶將
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
胄而進之與國人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反
惠王整肅官司退而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
立祠功施於民以勞定國兼茲二事固祠典之所先
也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周書稱靈王太子
晉幼有盛德聰明博達師曠與言弗能尚也晉年十
五顧而問曰吾聞大師能知人年之短長也師曠對

曰女色赤白女聲清女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
上賓於天女慎無言禍將及女其後太子果死孔子
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後世以其自豫知其死傳稱
王子喬仙或人問仙楊雄以爲處義神農黃帝堯舜
殞落文王葬畢孔子葬魯城之北獨不愛其死乎知
非人之所能也生乎生乎吾恐名生而實死也國家
畏天之威思求譴告故於上西門城上侯望近太史
寺令丞躬親靈臺位國之陽之安別在宮中懼有得
失故參之也何有伺一飛鳬遂建其處乎世之矯誣

豈一事哉

燕太子丹天爲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厨人生害

足并上株木跳度瀆

俗說燕太子丹爲質於秦始皇執欲殺之言能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爲感應於是遣使歸國謹按太史記燕太子丹與秦始皇遇之益不善丹恐而亡歸歸求勇士荆軻秦武陽函樊於期之首貢督亢之地圖秦王大悅禮而見之變起兩楹之間事敗而荆軻立死始皇大怒乃益發兵伐燕燕王走保遼

東使使斬丹以謝秦燕亦遂滅丹畏死逃歸耳自爲其父所戮手足圯絕安在其能使雨粟其餘云云平原其所以有茲語者丹實好士無所愛憎也故閭閻小論飭成之耳

孝文帝

孝成皇帝好詩書通覽古今間習朝廷儀體尤善漢家法度故事常見中壘校尉劉向以世俗多傳道孝文皇帝小生於軍及長大有識不知父所在日祭於代東門外高帝數夢見一兒祭已使使至代求之果

得文帝立爲代王及後徵到後期不得立日爲再中
及卽位爲天子躬自節儉集上書囊以爲前殿帷常
居明光宮聽政爲皇太薄后持三年服廬居枕塊如
禮至以發大病知後子不能行三年之喪更制三十
六日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升一錢有此
事不同對曰皆不然

謹按漢高三年魏王豹叛漢附楚漢使大將韓信擊
虜豹姬薄夫人傳詣雒陽織室漢王見薄姬內後宮
幸之生文帝二年而爲王者子常居宮闕內不棄捐

軍中祭代東門高皇后八年後九月巳酉夕卽位就
未央幸前殿下赦令卽位時以昏夜日不再中文帝
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畫華棖壁璫軒檻
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爲帷奢儉好醜不相
副俾又文帝以後元年六月巳亥崩未央宮在時平
常聽政宣室不居明光宮及皇太薄后以孝景二年
四月壬子薨葬南陵文帝先太后崩不爲皇太薄后
持三年服文帝遵漢家基業初定重承軍旅之後百
姓新免於干戈之難故文帝宜因修秦餘政教輕刑

事少與之休息以儉約節欲自持初開籍田躬勸農耕桑務民之本卽位十餘年時五穀豐熟百姓足倉廩實蓄積有餘然文帝本脩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淨無爲以故禮樂庠序未脩民俗未能大化疇溫飽完給所謂治安之國也其後匈奴數犯塞侵擾邊境單于深入寇掠賊害北地都尉殺略吏民係虜老弱驅畜產燒積聚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京師震動無不憂懣是時大發興材官騎士十餘萬軍長安帝遣丞相灌嬰擊匈奴文帝自勞兵至太原

代郡由是北邊置屯待戰設備胡兵連不解轉輸絡繹費損虛耗因以年歲穀不登百姓饑乏穀糴常至石五百時不升一錢前待詔賈捐之爲孝元皇帝言太宗時民賦四十斷獄四百餘案太宗時民重犯法治理不能過中宗之世地節元年天下斷獄四萬七千餘人如捐之言復不類前世斷獄皆以萬數不三百人文帝卽位二十三年日月薄蝕地數震動毀壞民廬舍關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河決酸棗大風壞都雨雹如桃李深者厚三尺狗馬及人皆生

角大雪蝗蟲文帝下詔書曰間者陰陽不調日月薄
蝕年穀不登大遭旱蝗饑饉之害謫見天地災及萬
民丞相御史議可以助百姓之急推此事類似不及
太宗之世不可以爲升平上曰吾於臨朝統政施號
令何如向未及對上謂向校尉帝師傅耆舊沿聞親
事先帝歷見三世得失事無善惡如聞知之其言勿
有所隱向曰文帝時政頗遺失皆所謂悔悵小疵耶
嘗輦過郎署問中郎馮唐以趙將廉頗馬服唐言今
雖有此人不能用也推輦而去還歸禁中召責讓唐

頓首陳言聞之於祖父道廉頗李牧爲邊將市租諸
人皆輸幕府而趙王不問多少日擊牛灑酒勞賜士
大夫賞異有故能立威名今臣竊聞雲中太守魏尚
邊之良將也匈奴常犯塞爲寇尚追之吏士爭居前
樂盡死力斬首上功誤差數級下之吏尚竟抵罪由
是言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及河東太守李布
治郡有聲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左右或毀言使酒後
不用布見辭去自陳曰臣幸得待罪河東無故而見
徵召此人必以臣欺國者旣到無用此人亦有以毀

傷臣者今以一人言則進之以一人言則退之臣恐天下有以見朝廷短也上有慙色卒遣布之官及太中大夫鄧通以佞幸吮癰瘍膿汁見愛擬於至親賜以蜀郡銅山令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於王者封君又爲微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衣芻蕘氍毹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漸臺下馳射狐克畢雉刺彘是時待詔賈山諫以爲不宜數從郡國賢良吏出遊獵重令此人負名不稱其與及太中大夫賈誼亦數陳止遊獵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又

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疏遠遷爲長沙太傅旣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吊書曰闔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愬也成帝曰其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向曰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親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於太宗之時亦以遭遇匈奴賓服四夷和親也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至太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於言事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羣臣無小大至卽便從容言上

止輦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
褒之後人見遺文則以爲然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
形者少隨聲者多或至以無爲有故曰堯舜不勝其
善桀紂不勝其惡桀紂非殺父與君也而世有殺君
父者人皆無道如桀紂此不勝其惡故若文帝之仁
賢不勝其善世俗褒揚言其德比成王治幾太平也
然文帝之節儉約身以率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
子之短此亦通人難及似出於孝宣皇帝者如其
聰明遠識不忘數十年事制持萬幾天資治理之材
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向以爲如此及至世間
言文帝小生於軍中長大祭代東門外使者求得之
因立爲伐王徵當卽位後期日爲之再中集上書囊
以爲前殿帷常居光明宮聽政爲薄太后持三年服
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一升一錢凡此十餘
事皆俗人所妄傳言過其實及傳會或以爲前皆非
是如劉向言

東方朔

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

子周時爲老聃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皮言其神聖能興王霸之業變化無常

謹按漢書東方朔平原人也孝武皇帝時招延賢良文學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故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於是朔詣闕自陳十二失父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十四擊劒十六誦詩十九習孫吳兵法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三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如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由

是見偉稍益親幸官至太中大夫倡優畜之不豫國政劉向少時數問長老賢通於事及朔時人皆云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凡庸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所以名過其實以其恢誕多端不名一行應諸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是柳惠其滑稽之雄乎朔之逢古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僮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耳安在能神聖歷世爲輔佐哉

淮南王安神仙

俗說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鴻賓苑秘枕中之書鑄成黃白白日升天

謹按漢書淮南王安天資辨博善爲文辭孝武以屬諸父甚尊之招募方伎怪迂之人述神仙黃白之事財殫力屈無能成獲乃謀叛逆尅皇帝璽丞相將軍大夫已下印漢使符節法冠趙王彭祖列侯讓等議曰安廢法行邪僻詐僞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背叛宗廟春秋無將將而必誅安罪重於將反形已定圖

書印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丞相弘廷尉湯以問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安自殺太子諸所與謀皆取夷國除爲九江郡親伏白刃與衆棄之安在其能神仙平安所養士或頗漏亡耻其如此因飾詐說後人吠聲遂傳形耳

王陽能鑄黃金

漢書曰說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車馬衣服極爲鮮好而無金銀文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

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謹按太史記秦始皇欺於徐市之屬求三山於海中求神仙隱形體自謂想蓬萊而不免沙丘之禍孝武皇帝茲益迷謬文成五利處之不疑妻以公主賜以甲第家累萬金身佩四印辭窮情得亦旋梟裂淮南王安銳精黃白庶幾輕舉卒離親伏白刃之罪劉向得其遺文奇而獻之成帝令與尚方鑄作事費甚多而方不驗効向大辟繫須冬獄兄陽成侯乞入國半故得減死秦漢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淮南竭一國之貢稅向假尚方之饒然不能有成者夫物之變化固自有極王陽何人獨能乎哉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爲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所何足怪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於是矣

宋均令虎渡江

九江多虎百姓苦之前將募民捕取武吏以除賦課郡境界皆設陷穽後太守宋均到乃移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鼃鼃在淵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有鷄豚今數爲民害者咎在貪殘居職

使然而反逐捕非政之本也壞檻穽勿復課錄退貪
殘進忠良後虎悉東渡江不爲民害

謹按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擒紂於牧
野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詩美南仲闕如哮虎易稱
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傳曰山有猛虎
草木茂長故天之所生備物致用非以傷人也然時
爲害者乃其政使然也今均思求其政舉清黜濁神
明報應宜不爲災江渡七里上下隨流近有二十餘
虎山竈穴處毛氐豈能犯陽侯凌濤瀨而橫厲哉理

語狐欲渡河無奈尾何舟人楫櫂猶尚畏怖不敢迎
上與之周旋云悉東渡誰指見者堯舜欽明在上稷
契允懿於下當此時也寧復有虎耶若均登據三事
德被四海虎豈可抱負相隨乃至鬼方絕域之地乎

彭城相袁元服

俗說元服父字伯楚爲光祿卿於服中生此子時年
長矣不孝莫大於無後故收舉之君子不隱其過因
以服爲字

謹按元服名賀汝南人也祖父名原爲侍中安帝始

加元服百官會賀臨嚴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嘉會因
名曰賀字元服原父安爲司徒忠蹇匪躬盡誠事國
啓發和帝誅討竇氏中興以來最爲名宰原有堂構
之稱矜於法度伯楚名彭清擬夷叔政則冉季歷與
三郡致位上列賀早失母不復繼室云曾子失妻而
不娶曰吾不及尹吉甫子不如伯奇以吉甫之賢伯
奇之孝尚有放逐之敗我何人哉及臨病困勅使畱
葬侍衛先公慎無迎取汝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往來
不難如其無知祇爲煩耳虞舜葬於蒼梧二妃不從

經典明文勿違吾志清高舉動皆此類也何其服
中生子而名之賀者乎雖至愚人猶不云耳子爲蕭
令周旋謁辭故司空宣伯應賢相把臂言易稱天地
大德曰生今俗間多有禁忌生三子者五月生者以
爲妨害父母服中子犯禮傷孝莫肯收舉袁元服功
德爵位子孫巍巍仁君所見越王勾踐民生三子與
乳母孟嘗君對其父若不受命於天何不高戶誰能
及者夫學問貴能行君體博雅政宜有異乎答曰齊
楚之事敬聞命矣至於元服其事如此明公旣爲鄉

里超然遠覽何爲過聆晉語簡在心事乎於是欣然
悅服續以大言苟有過人必知之我能勝仲尼哉元
服子夏甫前後徵命終不降志亞作者之遺風矣正
甫亦有重名今見沛相載德五世而被斯言之玷恐
多有宜公之論故備記其終始

風俗通義卷三

愆禮

夫聖人之制禮也事有其制曲有其防爲其可傳爲
其可繼賢者俯就不肖跂及是故子張過而子夏不
及然則無愈子路喪姊菴而不除仲尼以爲大譏況
於忍能矯情直意而已也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
章論語不爲禮無以立故注近世苟妄曰愆禮也

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游學京
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

姓爲何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亡親同年會遇於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爲母

謹按禮繼母如母慈母如母謂繼父之室慈愛已皆有母道故事之如母也何有道路之人而定省世間共傳丁蘭刻木而事之今此之事豈不是似如仁人惻隱哀其無歸直可收養無事正母之號耳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爲師大常張文明制杖

謹按禮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至子路亦然請喪夫子如父而無服羣居則否今人乃爲制杖同之於父論者旣不匡糾而云觀過知仁謂心之哀惻終始一者也凡今杖者皆在權威之門至有家遭齊衰同生之痛俯伏墳墓而不歸來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無他也庶福報耳凡庸小生夫何譏稱然宣度涼州知名士吾是以云耳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

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
人幸不爲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謹按禮爲適妻杖重於宗也妻者旣齊於已澄灑酒
以養姑舅契濶中饋經理蠶織垂統傳重其爲恩篤
勤至矣且鳥獸之微尚有回翔之思啁噍之痛何有
死喪之感終始永絕而曾無惻容尙當內崩傷外自
矜飭此爲矯情僞之至也俚語婦死腹悲唯身知之
又言妻非禮所與此何禮也豈不悖哉大尉山陽王
龔與諸子並杖太傅汝南陳蕃袁隗皆制衰經列在
服位躬入隧哀以送之近得禮中王公諸子魏杖亦
過矣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伯康少服職事號爲敏達
爲侍御史與長樂少府黃瓊共佐清河王事文
書叩成甚嘉異之後匡去濟南相瓊爲司空比
比援舉起家拜尚書遷弘農班詔勸耕道於澠
池間瓊薨卽發喪制服上病載輦車還府

謹按春秋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徐行而不反君追
還之禮也匡雖爲瓊所援舉由郡縣功曹州治中兵

曹位朝廷尚書也凡所按選豈得復爲君臣者耶今
匡與瓊其是矣剖符守境勸民耕桑肆省冤疑和解
讐怨國之大事所當勤恤而顧私恩傲狠自遂若宮
車宴駕何以過茲論者不深察而歸之厚多有是言
及其人患失而亦曰其然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
道太尉鄧伯條舉訾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世
非一然荀訾通儒於義足責或舉者名位斥落子孫
無繼多不親至何乃衰乎過與不及古人同稱吊服
之制斯近之矣

河南尹太山羊翩祖在家平原相封子衡葬母
于衡故臨太山數十日時翩祖去河南矣子衡
四從子舅慈復爲太山士大夫用此行者數百
人皆齊衰經帶時與太尉府自劾歸家故侍御
史胡母季皮獨過相候求欲作衰謂君不爲子
衡作吏何制服曰衆人若此不可獨否又謂足
下徑行自可今反相歷令子失禮僕豫愆古有
吊服可依其制因爲裁編冠幘袍單衣定大爲
同作所非然潁川有識陳元方韓元長綦母廣

明威嘉是焉

謹按禮爲舊君齊衰三月謂策名委質爲臣使者也
子衡臨郡日淺無他功惠又非其身嗣祖位則亞卿
雅有令稱義當綱紀人倫爲之節文而首倡導犯禮
違制使東嶽一郡朦朦焉豈不愍哉由邨人失兄子
皐爲之哀雖失於子衡歸於舅慈者矣

太原郝子廉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
人曾過姊飯畱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

常授一錢井中

謹按易稱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語願車馬
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士相見之禮費用脂
雉受而不拒而交答焉唯祭飯然後拜之孔子食於
施氏未嘗不飽何有同生之家而顧錢者哉傷恩薄
禮弊之至也孟軻譏仲子吐鵙鵙之羹而食井上苦
李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山
中食棗或問之此棗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世
不乏異惟其似旃孔子疾時貪昧退思狂狷狷者有
所不爲亦其介也

南陽張伯大鄧子敬小伯大三年以兄禮事之
伯臥床上敬寢下小榻言常恐清旦朝拜俱去
鄉里居緱氏城中亦教授坐養聲價伯大爲議
郎益州太守子敬辟司徒公車徵

謹按禮記十年兄事之五年肩隨之詩云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朋友衎衎闇闇各長其儀也凡兄弟相愛
尚同輿而出同床而寢今相校三年耳幸無骨肉之
屬坐作鬼怪旦朝言恐論語恭而無禮則勞且晏平
仲稱善與人交豈徒拜伏而已哉易設四科出處語

默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民往而不能
反二者各有所長而棄聖絕知遜世保真當窺深山
樂天知命今居緱氏息偃城郭往來帝都招延賓客
無益誨人拱默而已飾虛矜僞誑世耀名辭細卽巨
終爲利動春秋譏宋伯姬女而不婦今二子屑屑遠
大失矣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少舉孝廉爲司徒掾人間
之事無所關也其後閉戶塞牖不見賓客清旦
東向再拜朝其母念時時往就之子亦不得見

復踰拜耳頭不著巾身無單衣足常木屨食止
壇菜云我無益家事莫之能彊及母終亡不列
服位

謹按孝經生事愛敬死事哀感一家之中踰若異域
下牀間拜遠於愛敬者矣祖載崩隧又不得送遠於
哀感者矣巾所以飾首衣所以蔽形此乃士君子所
以自別於夷狄者也唯喪者訟者露首草舍餘曷有
哉長沮丈人避世之士猶止于路殺雞黍見其子焉
何有藏一室中不出戶庭以此爲高斯亦姘姘鯉趨
而過庭聞詩聞禮而陳亢喜於得三不當近之何乃
若茲者乎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比爲太尉黃瓊所辟禮
文有加孺子隱者初不答命瓊薨旣葬負笥舁
涉齋一盤醪哭於墳前孫子琰故五官中郎將
以長孫制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於倚廬哀
泣而已孺子無有謁刺事訖便去子琰大怪其
故遣瓊門生茅季瑋追請辭謝終不肯還
謹按禮凡追喪者旣哭興踊進問其故哀之至也孺

子所以經三千里越渡山川而親至者非徒徇於已
顧義報乎哭酸墳前是也訖當卽其帳衾問勞子琰
子琰宿有善名在禮無違儻見微闕教誨可乎如何
儻忽甚於路人昔黔倣忽於嗟來然君子猶以爲其
嗟可去謝可食今與黃有恩故矣孝子寢伏苦塊又
孺子到便詣墳無介夫何爲哉

風俗通義卷三終

風俗通義卷四

過譽

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爲德其至已乎又曰君子之道
忠恕而已至於訐以爲直隱以爲義枉以爲厚僞以
爲名此衆人之所致譽而明主之所必討蓋觀過知
仁謂中心篤誠而無妨於化者故覆其違理曰過譽
也

長沙太守汝南郅惲君章少時爲郡功曹郡俗
冬饗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宴飲時太守司

徒歐陽欵臨饗禮訖敎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
忠貞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不嚴而治
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以敎則不能
者勸今與諸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主簿讀敎
戶吏引延受賜憚前跪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
告謝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覆掩按延資性
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姦罔上害民所在荒亂
虛而不治怨慝並作百姓苦之而明府以惡爲
善股肱莫爭此旣無君又復無臣君臣俱喪孰
與偏有君雖傾危臣子扶持不至於亡憚敢再
拜奉觥欵甚慙

謹按禮諫有五風爲上狷爲下故入則造膝出則詭
辭善則稱君過則稱已暴諫露言罪之大者而欵於
饗中用延爲吏以紫亂朱大妨王命造次顛沛不及
諷諭雖舉觥疆欵可行也今憚久見授任職在昭德
塞違爲官擇人知延貪邪罔上害民所在荒亂怨慝
並作此爲惡積愆非一旦一夕之漸也孔子以匹夫
朋徒無幾習射矍相之圃三哲而去者過半汝南中

上大郡方城四十養老復敬化之至延姦豐彰著無與比崇臧文仲有言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農夫之務去草也何敢宿留不卽彈黜姦佞而須於萬人之中乃暴引之是爲陷君君子不歸深以爲高不因少以爲多況創病君父以爲已功者哉而論者苟眩虛聲以爲美談汝南楚之界也其俗急疾有氣決然自君章之後轉相放式好干上怵伎以采名譽末流論起於愛憎政在陪隸也

司空潁川韓稜少時爲郡主簿太守興被風病恍忽誤亂稜陰扶輔其政出人二年署置教令無愆失興子嘗出教欲轉徙吏稜執不聽由是發露被考興免官稜坐禁固章帝卽位一切原除也

謹按易稱守位以仁尚書無曠庶官詩云彼君子不素餐兮論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典史病百日應免所以卹民急病懲俗逋慝也今興官尊任重經略千里當聽訟侍祠班詔勸課早朝盱食夕惕若厲不以榮祿爲樂而以黔首爲憂位過招殃靈督其豐風

疾恍忽有加無瘳稜統機括知其虛實當聽上病以禮選引何有上欺天子中誣方伯下誑吏民扶輔耄亂政自己出雖幸無闕罪已不容於誅矣爲人謀而不忠愛人而以姑息凡人不可沉於君子乎上令興負貪昧之罪子被署用之愆章問洵赫父子湮沒執事如此謂禮義何稜宜禁固終身中原非是

太原周黨伯況少爲卿佐發黨過於人中辱之黨學春秋長安聞報讐之義輟講下辭歸報讐到與卿佐相聞期闕日卿佐多從正往使卿佐

先拔力然後相擊佐欲直令正擊之黨被創困乏佐服其義勇復與養之數日蘇興乃知非其家卽徑歸其立勇果乃至於是

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三月不出旣瘳矣猶有憂色身無擇行口無擇言脩身慎行恐辱先也而伯況被發則得就業卿佐雖云凶暴何緣侵已今見辱者必有以招之身自取焉何尤於人親不可辱在我何傷斤報讐者謂爲父兄耳豈以一朝之忿而肆其狂怒

者哉既遠春秋之義殆今先祖不復血食不孝不智而兩有之歸其義勇其義何居

汝南陳茂君因爲荊州刺史時南陽太守灌恂本名清能茂不入宛城引車到城東爲友人衛修母拜到州恂先是茂客仕蒼梧還到修家見修母婦說修坐事繫獄當死因詣府門移辭乞恩隨輦露首入坊中容止嚴恪鬚眉甚偉太守大驚不覺自起立賜巾延請甚嘉驚之卽焉出脩南陽士人尹謂恂能解救修茂彈網不撓修

竟極罪恂亦以他事去南陽疾惡殺修爲之語

曰衛修有事陳茂治之衛修無事陳茂殺之

謹按春秋王人之微處于諸侯之上坐則專席止則專館朱軒駕駟威烈赫奕就恂素爲官速謗當便入傳引見詰問糾其贓狀以時列聞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坐而俟旦且非爲已私皆公也何有忘百姓塗炭之急便乃光昭舊交之問乎鮑宣州牧行部多宿下亭司直舉劾以爲輕威捐命坐之刑黜今茂泯棄天常進止由已孰使毀之小人譽之自我爲之古人

病諸以爲大譏茂與脩善由鴟鴞之愛其子適所以害之者

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威明連在大位欲退避弟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物故規素縞到下亭迎喪發服送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赴私遼公當及舉奏答曰威明欲得避弟故作激發我爲朝廷惜其功用何能爲此私家計耶規後爲中郎將督并凉益三州時有黨事懼見及因先自上言臣

前薦故太常張煥才任將帥是附黨也又臣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昔有畏舟之危而自投水者蓋憂難與處樂其亟決

謹按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論語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立朝忘家卽戎忘身身且忘之沉於弟乎方殊俗越溢大爲邊害朝廷比辟公盱食規義在出身折衝弭難而誅伐已定當見鎮慰何有

挾功苟念去位第實雋德不患無位而徒闢茸何所
堪施疆推轂之亂儀于度孝武皇帝爲驃騎將軍霍
去病治第舍勅令視之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爲去病
外戚未屬一切武夫尚能抗節洪毅而規世家純儒
何獨負哉又以黨事先自勞銜如有白驗其於及已
而形兆有不可得唯是從何憚於病曰畏舟之危自
投於水憂難於處樂其亟決王幸必不坐太誓有云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違
人之所忌天自取之蓋嚴楊惲勳著王室言事過差
皆伏大辟以隆主威抑驕侵也規顧弟私也離局姦
也誘巧詐也畏舟慢也四罪是矣殺決可也

南陽五世公爲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
同歲遼叔太子名舊才操鹵鈍小子髡旣見鹵
鄉黨到見股肱曰太守與遼叔同歲恩結締素
薄命早亡幸來臨郡今年且以此相饒舉其子
如無罪得至後歲貫魚之次敬不有違有主簿
柳對曰明府謹終追遠興微繼絕然舊實不如
髡宜可授之世公於是厲聲曰丈夫相臨兒女

尚欲舉之何謂高下之間耶釋兄用弟此爲故
殃段氏之家豈稱相遭遇之意乎竟舉舊也世
公轉換南陽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欲舉其
子伯起自乞子瓚尚弱而弟琰幸以成人是歲
舉琰明年復舉瓚瓚十四未可見衆常稱病遣
詣生交到十八乃始出治劇平春長上書臣南
弱冠未任宰御乞畱宿衛尚書劾奏增年受選
減年避劇請免瓚官詔書左遷武當左尉會車
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蠻夷緄與伯起同時公
府辟瓚爲軍曲侯瓚歸臥家軍功除新陽長官
至下邳相

謹按古無孝廉唯有貢士貢士恩義經傳無以也春
秋諸侯朝覲會遇大夫亦豫其好禮記曰大夫三月
葬同位畢至此言謹終悼亡不說子弟當見寵拔也
魯有右成叔聘衛右宰穀畱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
酣而不飲送以璧其妻孥隣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
其子長乃辟孔子稱可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臨
大節而不可奪相與之義具於此矣語有曰白頭如

新交蓋如舊簞食壺漿會於樹陰臨別眷眷念在報効何有同歲相臨而可拱默者哉春秋因其可褒而褒之若乃世公二郡之舉斯爲過矣然世人亦多淺薄在者寡慰勤之誼亡者無顧覆之施饑寒緩急視之若遺非徒如此而已至有可否之際受刑誅者人各有心兩不可得夫孝廉平除則有社稷民人傷及民人實宜料度以爲後圖

汝南戴幼起三年服竟讓財與兄將妻子出客舍中住官池田以耕種爲上計史獨車載衣資

表汝南太守上計史戴紹車後舉孝廉爲陝令謹按禮有東宮西宮辟子之私不足則資有餘亦歸之於宗也此言兄弟無離異之義也凡讓財者類與弟子弟尚幼恩情注希有與兄旣出之日可居冢下冢無屋宗家猶有贏田廬田可首粥力者耳何必官池客舍旣推獨車復表其上爲其飾僞良亦昭晰幼起同辟有薛孟嘗者與子弟共居弟子常求分力不能止固乃聽之都與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汝不能使之田屋取其荒壞者曰我少時所作買意所

戀也器物取其久者曰我服食久身口安之也外有
共分之名內實十三耳子弟無幾盡之輒復夏分如
此者數傳稱袁盎三兄子分而供其公家之費此其
然矣論語泰伯三讓民無得而稱之焉何有讓數十
萬畏人而不知欲令皦皦乃如是乎方之袁薛差以
千里凡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凡若幼起
仍斯不足貴矣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材爲高唐令
不乘輦車徑至高唐變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餘

日默入市里觀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爲誰
從何官來何時到也曰縣已遣吏迎垂有起居
曰正我是也亭長怖遽拜謁竟便具吏其日入
舍乃謁府數十日無故便去爲郡功曹所選頗
有不用因稱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有
重名忍而不罪後爲大將軍梁冀從事中郎將
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傾臥厥形
悉表露將軍夫人襄城君云不潔清當亟推問
將軍歎曰是趙從事絕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

也

謹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左氏傳曰舊章不可無也凡張官置吏爲之律度故能攝固其位天下無覬覦也今仲讓不先謁府乃徑到縣俱謀吏民爾乃入舍論語升車必正立執綬不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見禮記戶有二屨不入將上堂聲必揚家且猶若此況於長吏乎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民未見德唯詐是聞遠薦功曹策名委質就有不合當徐告退古旣待放須起乃逝何得亂道進退自由傲狠天常若

無君父洪範陳五事以貌爲首孝經列三法以服爲先仲讓居有田業加之祿賜勢可免凍餒之厄未必須冬日之煖也利不體皆此也河內殷之舊都國分爲三康叔之風旣激而紂之化由存其俗士大夫木矜好大言而少實行

青淵文庫
第 第
架 號 冊

風俗通義卷四終

風俗通

卷四

上

